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五回 袁寶珠引進杜琴言 富三爺細述華公子

前回說林春喜與仲清等，講起在怡園作消寒賦詩之會。我今要將怡園之事序起來：有個公子班頭，文人領袖，姓徐名子雲，號度香，是浙江山陰縣人。說他家世，真是當今數一數二的，七世簪纓之內，是祖孫宰相，父子尚書，兄弟督撫。單講這位徐子雲的本支，其父名震，由翰林出身，現做了大學士，總督兩廣。其兄名子容，也是翰林出身，由御史放了淮揚巡道。其太夫人隨任廣東去了，單是於雲在京。這子雲生得溫文俊雅，卓犖不群，度量過人，博通經史，現年二□五歲。由一品萌生，得了員外郎在部行走。二□二歲，又中了一個舉人。夫人袁氏，年方二□三歲，是現任雲南巡撫袁浩之女。生得花容絕代，賢淑無雙，而且蕙質蘭心，頌椒詠絮，正與子雲是瑤琴玉瑟，才子佳人，夫妻相敬如賓，□分和愛，已生了一子一女。

這子雲雖在繁華富貴之中，卻無淫佚驕奢之事，厭冠裳之拘謹，願丘壑以自娛。雖二□幾歲人，已有謝東山絲竹之情，孔北海琴樽之樂。他住宅之前，有一塊大空地，周圍有五六里大，天然的崇丘窪澤，古樹虬松。原是當初人家的一個廢園。

子雲買了這塊空地，擴充起來，將些附近民房盡用重價買了。

他有個好友，是楚南湘潭縣人，姓蕭名次賢，號靜宜，年方三□二歲，是個名士，以優貢入京考選。他卻厭棄微名，無心進取，天文地理之書，諸子百家之學，無不精通。與子雲八拜之交，費了三四年心血，替他監造了這個怡園。真有驅雲排岳之勢，崇樓疊閣之觀，窈窕之勝。一時花木遊覽之盛，甲於京都。成了二□四處樓臺四百餘間屋宇，其中大山連絡，曲水灣環，說不盡的妙處。子雲聲氣既廣，四方名士，星從雲集。

但其秉性高華，用情懇摯，事無不應之求，心無不盡之力，最喜擇交取友，不在勢力之相並，而在道義之可交。雖然日日的座客常滿，樽酒不空，也不過幾個素心朝夕，其餘泛泛者，惟以禮相待，如願相償而已。史南湘《花選》中的八個名旦日夕來遊，子雲盡皆珍愛，而尤寵異者惟袁寶珠。這一片鍾情愛色之心，卻與別人不同，視這些好相公與那奇珍異寶、好鳥名花一樣，只有愛惜之心，卻無褻狎之念，所以這些名旦，個個與他忘形略跡，視他為慈父恩母。甘雨祥雲，無話不可盡言，無情不可徑遂。那個蕭次賢更是清高恬淡，玩意不留。

故此兩人，不獨以道義文章相砥礪，而且性情肝膽，無隔形骸。

一日，子雲在堂會中，見了新來的琴官、琪官兩個，□分贊賞，歎為創見，正與那八個名旦一氣相孚，才生了物色的念頭。叫袁寶珠改日同他們到園來。又見他們的服飾未美，即連夜製造了幾套，賞給了他們，這兩個相公自然感激的了。但那個琴官，卻又不然。且先將他的出身略敘一敘。

這個琴官姓杜，父親叫做杜琴師，以製琴彈琴為業，江蘇縉紳子弟爭相延請教琴，因此都稱他為杜琴師。生了這個兒子就以琴字為名，叫做琴官。

琴官手掌有文，幼而即慧，父母愛如珍寶。到了□歲上，杜琴師忽為豪貴毆辱，氣忿碎琴而卒。其母一年之後，亦悲痛成病而死。遺下這個琴官無依無靠，賴其族叔收養。□三歲上叔叔又死，其孀不能守節，即行改嫁，遂以琴官賣入梨園。適葉茂林見了，又從戲班中買出，同了進京。這琴官六歲上，即認字讀書，聰慧異常，過目成誦。到□三歲，也讀了好些書，以及詩詞雜覽、小說稗官，都能了了。心既好高，性復愛潔，有山雞舞鏡、丹鳳棲梧之志。當其失足梨園時，已投繯數次，皆不得死，所以班中厭棄已久，琴官借以自完。及葉茂林帶了來京，頓為薰沐，視如奇珍，在人豈不安心？他卻又添了一件心事：以謂出了井底，又入海底。猶慮珊網難逢，明珠投暗，卞珍莫識，按劍徒遭，因此常自鬱鬱。到京前一夕夜間，做了一夢，夢見一處地方，萬樹梅花，香雪如海。正在遊玩，忽然自己的身子，陷入一個坑內。

將已及頂，萬分危急，忽見一個美少年，玉貌如神，一手將他提了出來。琴官感激不盡，將要拜謝，那個少年翩翩的走入梅花林內不見了。琴官進去找時，見梅樹之上，結了一個大梅子，細看是玉的，便也醒了。明日進城，在路上擠了車，見了子玉，就是夢中救他之人，心裡□分詫異，所以呆呆看了他一回。但陌路相逢，也不知他姓名、居處，又無從訪問。如逢堂會、園子裡，四下留心，也沒見他。後來見了徐子雲，□分賞識他，賞了他許多衣裳什物，心裡卻又疑疑惑惑。又知道是個貴公子，必有那富貴驕人之態，□分不願去親近他。無奈迫於師傅之命，只得要去謝一聲。

是日琪官感冒，不能起來，袁寶珠先到琴官寓裡。這個寶珠的容貌，《花選》中已經說過了，性陽柔，貌如處女。他也愛這琴官的相貌與己彷彿，雖是初交，倒與夙好一般。兩人已談心過幾回，琴官也重寶珠的人品，是個潔身自愛的人。寶珠又將字雲的好處，細細說給他聽，琴官便也放了好些心。二人同上了車，琴官在前，寶珠在後，正是天賜奇緣，到了南小街口，恰值子玉從史南湘處轉來，一車兩馬，劈面相逢，子玉恰不掛簾子，琴官卻掛了簾子，已從玻璃窗內，望得清清楚楚。

不覺把簾子一掀，露出一個絕代花容來。子玉瞥見，是前日所遇、聘才所說、朝思夕想的那個琴官，便覺喜動顏開，笑了一笑。見琴官也覺美目清揚，朱唇微綻，又把簾子放下，一轉瞬間，各自風馳電掣的離遠了。子玉見他今日車襲華美，已與前日不同，心裡暗暗贊歎：「果信夜光難掩，明月自華，自然遇了賞鑒家，但不知所遇為何等人。」又想：「聘才說他脾氣古怪，□分高傲，想必能擇所從，斷不至隨流揚波，以求一日之遇。」這邊琴官心裡想道：「看這公子其秀在骨，其美在神，其溫柔敦厚之情，粹然畢露，必是個有情有義的正人，絕無一點私心邪念的神色。我夢中承他提我出了泥塗，將來想是要賴藉著他提拔我。不然，何以夢見之後就遇見了他。但那日夢中，見他走到梅花之下就不見了，倒見了一個玉梅子，這又是何故呢？」只管在車裡思來想去，想得出神。

不多一刻進了怡園，寶珠詢知子雲今日在海棠春園。這海棠春園，平臺曲榭，密室洞房，接接連連共有二□餘間。寶珠引了進去，到了三間套房之內，子雲正與次賢在那裡圍爐斗酒，見了這二人進來，都喜孜孜的笑面相迎。

琴官羞羞澀澀的上前請了兩個安，道了謝，俯首而立。子雲、次賢見他今日容貌，華裝豔服，更加妍麗了些。但見他那生怯怯、畏畏縮縮的神情。教人憐惜之心，隨感而發，便命他坐下。琴官挨著寶珠坐了，子雲笑盈盈的問道：「前日我們乍見，未能深談，你將你的出身家業、怎樣入班的緣故，細細講給我聽。」琴官見問他的出身，便提動他的積恨，不知不覺的面泛桃花，眼含珠淚，定了一定神，但又不好不對，只得學著官話，撇去蘇音，把他的家世敘了一番。說到他父母雙亡，叔父收養，叔父又沒，孀母再醮等事，便如微風振簫，幽鳴欲泣。聽得子雲、次賢，頗為傷感，便著實安慰了幾句。

又問了他所學的戲，是那幾出，琴官也回答了。次賢道：

「我看他那裡像什麼唱戲的？可借天地間有這一種靈秀，不鍾於香閨秀閣，而鍾於舞謝歌樓，不釵而冠，不裙而履，真是恨事。」子雲道：「他與瑤卿，真可謂享單雲瑞雪，方駕千里，使易冠履而裙釵，恐江東二喬猶難比數。想是造物之心，欲使此輩中出幾個傳人，一洗向來凡陋之習，也未可知。」即對琴官道：「我們這裡是比不得別處，你不必怕生，你各樣都照著瑤卿，他怎樣你也怎樣。要知我們的為人，你細細問他就知道了。」

瑤卿在這裡，並不當他相公看待，一切稱呼。都不照外頭一樣，可以大家稱號，請安也可不用。你若高興，空閒時，可以常到這裡來，倒不必要存什麼規矩，存了規矩，就生疏了。」琴官也只得答應了，再將他們二人看看，都是骨格不凡，清和可近，已知不是尋常人了。次賢對子雲道：「你這話說得最是，他此時還不曉得我們脾氣怎樣，當是富貴場中，必有驕奢之氣，誰知我們最厭的是那樣。你這個人材，是不用說了。但人之丰韻雅秀，皆從書本中來，若不認字讀書，粗通文理，一切語言舉止未免欠雅。你可曾念過書麼？」琴官尚未回答，寶珠笑道：

「他肚子裡比我們強得多呢！我們如今考起來，只怕媚香還考不過他。」子雲聽了，更加歡喜，便問琴官道：「你到底念過書沒有？」琴官道：「也念過五六年的書。」次賢道：「念過些什麼書呢？」琴官道：「《四書》之外，念了一部《事類賦》，兩本唐詩。」子雲道：「也夠了，你可會做詩？」琴官道：「不會做。」寶珠道：「那是他沒有學過，將來一學就會的。前日他與我講那些戲曲，那種好，那種不好，講得一點不錯。有這樣天分，豈有學不來的？」琴官低頭不語。子雲道：

「他這個名字不好，靜宜你與他改一個字，將這官字換了罷，再與他起個號。」次賢想了一回道：「改為琴言，號玉儂，可好麼？」子雲道：「很好，這琴言二字，又新又雅；玉儂之號，雅稱其人。」寶珠叫琴官道謝，琴官又起身請了兩個安。次賢道：「方才已說過的了，怎麼又請起安來？」子雲道：「我們立下章程，凡遇年節慶賀大事，准你們請安，其餘常見一概不用。老爺二字，永遠不許出口。稱我竟是度香，稱他竟是靜宜。」琴言站起來說道：「這個怎麼敢？」子雲道：「你既不肯，便當我們也與俗人一樣，倒不是尊敬我們，倒是疏遠我們。且老爺二字何足為重。外面不論什麼人，無不稱為老爺，你稱呼他人，自然原要照樣，就是到這裡來，不必這樣稱呼。」琴官尚不敢答應，寶珠笑道：「既是度香這樣吩咐，你就叫他度香就是了。」琴言見寶珠竟稱他的號，但自己到底初見。不好意思，便笑了一笑。子雲見這一笑，唇似含櫻，齒如編貝，妍生香輔，秀活清波，真足眩目動情，驚心蕩魄，不覺心花大開。便命家人擺上酒來，四人坐了。席間，寶珠又將各樣教導他一番。琴言見蕭、徐二公並無戲謔之言，調笑之意，語言風雅，神色正派，真是可親可近之人，也漸漸的心安膽放，神定氣舒。寶珠又行了些小令與他看了，還與他講了好些當今名下士，將來見了，應該怎樣的。琴言一一聽教，心裡又想起車內那位公子，不知寶珠認得不認得，度香往來不往來；又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也難訪問。是日在怡園耽擱了半日，酒畢之後，子雲、次賢領著他到園內逛了一逛。這些房屋與那些鋪設古玩等物，都是生平創見，倒細細的遊玩了一會。子雲又賞了好些東西，又囑將來如有心愛的玩好，只管問我要就是了，琴言道謝而去。自此以後，便同了寶珠等那一班名旦，常在怡園，幾回之後也就熟了。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子玉今日又遇見了琴官，□分快意，回家之後，急急的找了聘才，與他說知。聘才也有些喜歡，因將路上的光景，細說與子玉。原來聘才與葉茂林同行到濟寧州時，那一班相公上岸去了，獨見琴官在船中垂淚，便問了他好些心事，終不答應。及說到敢是不願唱戲，恐辱沒了父母的話，他方把聘才看了一眼。聘才從此便想進一步，竟不打量打量自己，把塊帕子要替他拭淚，剛要拭時，被他一手搶去，扔在河裡，即掩面哭起來，聘才因此恨了他。今見子玉喜歡，遂無心說了這一節事出來。子玉心裡更加敬愛，敬他這個貞潔自守，凜乎難犯。便敬中生愛，愛中生慕，這兩個念頭，在心裡轉輪似的轉旋起來。

所以天下的至寶，惟有美色為第一，如果真美色，天下人沒有不愛的。子玉前日在戲園的光景，倒像那個保珠沾染了他什麼，那片心應該永遠不動才是。誰知一個琴官，見了兩次，還如電光石火，一過不留，心裡就時時的思念。何況他人，其自守本不如子玉，又能與美人朝夕相見，自然愛慕更切，把個百鍊鋼化為繞指柔了。聘才自知與琴官無緣，巴結不上，雖也愛其容貌，其實恨其性情。如今見子玉愛他，以局外人想局中事，不過說些德憑之言，生些逢迎之意，自己倒也不□分留意。當下子玉出去，亦就將此事擱開了。

一日，天氣晴和，雪也化了，聘才想起富三爺來，要進城去看他，便叫四兒去僱了一輛車坐了，望東城來。對面遇著一群車馬，潑風似的衝將過來，先是一個頂馬，又一對引馬，接著一輛緣圍車，旁邊開著門。聘才探出身子一看，只覺電光似的，一閃就過去了。就這一閃之中，見是個美少年，英眉秀目，豐采如神，若朝陽之麗雲霞，若凡風之翔蓬島，正好二□來歲年紀。

看他穿著繡蟒貂裘，華冠朝履，後面二三□匹跟班馬，馬上的人，都是簇新一樣顏色的衣服。接著又有□幾輛泥圍的熱車，車裡坐著些粉裝玉琢的孩子，也像小旦模樣。後面又有四五輛大車，車上裝些箱子、衣包，還有些茶爐、酒盒、行廚等物。那些趕車的，都是短襖網褲，綾襪緞鞋，雄糾糾的好不威風。倒過了好一會。聘才想道：「這是什麼人，這樣的排場？」忽聽得他趕車的說道：「老爺可知道這個人？」聘才答道：「不知道是什麼人，這等闊。」趕車的道：「這是錦春園的闊大公子，這京城裡有四句口號，人人常說的。道：『城裡一個星，城外一朵雲。兩個大公子，闊過天下人。』這公子的家世，我也不知細底，只曉得他家老爺於是個公爺，現做鎮西將軍。

他那所房子，周圍就有三四里。他們有個管牲口的爺們盧大爺，我曾聽他說有一百幾□匹馬，七八□個大驢子，你說這人家闊不闊？」聘才道：「他姓什麼？」趕車的道：「他姓華，人家都叫他華公子。」聘才道：「馬上那些人，自然是家人了，車裡頭那些孩子，倒像相公模樣的，又是什麼人呢？」趕車的道：

「就是相公。」

他家裡有班子，每逢外面請他喝酒看戲，他必要帶著自己的班子唱兩出。就是外頭的相公，只要他看得中，也就不借重買回去了。聽說他現在一個跟班也是相公，他去年花八千兩銀子買的。你想這個手段，誰趕得上他。」聘才道：「真闊。但他家父母由他這樣，不管他的麼？」趕車的道：「他家老爺子、老太太在萬里之外呢！再說他府裡的銀子本多，就多使些，什麼要緊？今日想必出去赴席，所以帶著班子。」一面說著，已進了東城，到了金牌樓，找著茶葉鋪對門，一個大門口住了車。聘才命四兒投了片子，自己在車裡等著，看牆上有兩張封條：一張是原任兵部右堂，一張是戶部江南清吏司。門房內有人拿了片子，往裡頭去了，不多一會，出來說：「請。」聘才下車，同著管門的進去，進了二門，是一個院子，上面是穿堂。

進了穿堂，便是正廳，兩邊有六間廂房。富三早已站在正房簷下，迎將出來。聘才搶步上前，拉了手。富三即引到正廳後，另有兩間小書房內坐了，問了幾句寒溫。聘才道：「這幾天下雪耽擱了，不然，前日就要過來奉拜的，在家好不納悶，惟有刻刻的想念三爺。」富三道：「彼此，彼此。」此處是富三的书房，離內屋已近，只隔一個院子。聘才略觀屋中鋪設，中間用個桶木冰紋落地罩間開。上手一間，鋪了一個木炕，四幅山水小屏，炕几上一個自鳴鐘。那邊放著一張方桌，幾張椅子，中間放了一個大銅煤爐，上面牆上一幅綉箋對子，旁邊壁上一幅細巧洋畫，炕上是寶藍緞子的鋪墊。只見一個跟班的走來，穿件素綢皮襖，一個皮帽子遮著眉毛，後頭露著半個大髮頂，托著茶盤，先將茶遞與聘才。聘才道：「奶奶前替我請安。」跟班的尚未回答，富三道：「今日你嫂子不在家，回娘家去了，你今日就在這裡吃飯，咱們說說話兒。」聘才連忙答應，又問：「貴大爺今日可來？」富三道：「不定。昨日聽他說有事，要到錦春園求華公子說情，諒來此刻去了。」聘才聽說錦春園的華公子，便問道：「我正要問那個華公子。」就將那路上看見的光景，車夫口內說的話，述了一遍。富三道：「趕車的知道什麼！這華公子名光宿，號星北。他的老爺子是世襲一等公，現做鎮西將軍。因祖上功勞很大，他從□八歲上當差，就賞了二品閒散大臣。今年二□一歲，練得好馬步箭，文墨上也很好，腦袋是不用說，就是那些小旦也趕不上他。只是太愛花錢，其實他倒不驕不傲，人家看著他那樣氣派排場，便不敢近他。他家財本沒有數兒，那年娶了靖邊侯蘇兵部的姑娘，這妝奩就有百萬。他夫人真生得天仙似的，這相貌只怕要算天下第一了，而且賢淑無雙，琴棋書畫，件件皆精。還有□個丫頭，叫做□珠婢，名字都有個珠字，都也生得如花似玉，通文識字，會唱會彈。這華公子在府裡，真是一天樂到晚。這是城裡頭第一個貴公子，第一個闊主兒。我與他關一點親，是你嫂子的舅太爺。

我今年請他吃一頓飯，就花了一千多弔。酒樓戲館是不去的，到人家來，這一群二三□匹馬，二三□個人，房屋小就沒處安頓他們。況且他那脾氣，既要好，又要多，吃量雖有限，但請他時總得要另外想法，多做些新樣的菜出來，須得三四□樣好菜，二三□樣果品，□幾樣的好酒。喝動了興，一天不夠，還要到半夜。叫班子唱戲，是不用說了，他還自己帶了班子來。

叫幾個陪酒的相公也難，一會兒想著這個，一會兒想著那個，必得把幾個有名的全數兒叫來伺候著。有了相公也就罷了，還有那些檔子班、八角鼓、變戲法，雞零狗碎的頑意兒，也要叫來預備著，湊他的高興。高興了便是幾個元寶的賞。有一點錯了，與那腦袋生得可厭的，他卻也一樣賞，賞了之後，便要打他幾□鞭子，轟了出去。你想這個標勁兒，他也不管人的臉上下得來下不來，就是隨他性兒。那一日我原冒失些，我愛聽《□不聞》，有個小順兒是《□不聞》中的狀元了，我想他必定也喜歡他。那個小順兒上了妝，剛走上來，他見了就登時的怒容滿面，冷笑了一聲，他跟班的連忙把這小順兒轟了下去，叫我臉上好下不來。看他以後，

便話也不說，笑也不笑，才上了幾樣菜，他就急於要走，再留不住，只得讓他去了。還算賞我臉，沒有動著鞭子。他這坐一坐，我算起來，上席、中席、下席，各色賞耗共一千多弔，不但沒有討好，他倒說我俗惡不堪，以後我就再不敢請他的了。他有一個親隨林珊枝，真花八千兩銀子買的。」聘才聽了，點頭微笑，說道：「這個闊公子，與他拉交情，是不容易的。」富三道：「難，難，除非真有本領，教他佩服了，不然，就是巴結到二四分，這個人是最喜奉承的。」說到此，便已擺上飯來，一壺酒，四碟菜，一隻火鍋。富三道：「今日卻是便飯，沒有什麼吃的。」二人對酌闊談，聘才聽得裡頭有些娘兒們說話，說得甚熱鬧，不一刻就像兩人口角，有些嘈雜起來，還夾些丫頭、老婆子解勸之聲，又有些笑聲。

富三欲待不管，因聘才在此，聽得不好意思，便走了進去。

聘才靜聽，只聽得出富三聲口，說「有客，有客」的兩句。那些女人說話就略低了些，稀疏落落的猶有些牽藤蔓葛。富三走了出來，與聘才喝了一杯酒，裡頭又鬧起來。

富三坐不住，又跑了進去，這一回鬧得很熱鬧，就富三進去，也彈壓不下，倒越鬧得更甚。又聽得富三嚷道：「你們也替我做點臉兒，不是這樣的。」又聽得一個娘兒們，帶著哭帶著嚷的，就是說話太急些，外邊聽得不甚清楚。

聘才無心喝酒，也不便問，先要飯吃了。富三又出來，聘才看他心神不定，便告辭了，又謝了飯。富三見聘才已經吃飯，裡頭又鬧得這樣，便也不好留他，只得說道：「今日簡慢極了，別要笑話，內人一出門，這些人就沒有了拘束，亂吵起來。」聘才也不好答應，一徑出來，富三送出大門，看上了車方回。

聘才又到貴大爺處，沒有在家，投刺而去。聘才在車裡想道：

「前日戲園裡，蓉官說他青姨奶奶、白姨奶奶打架起來，摔這樣，砸那樣，我當是頑話。今日看來是真的了。」回去尚早，出了城，打發了車，又從戲園門口，各處逛了一逛而回。

日子甚快，過了幾日，不覺到了年底，梅宅自有一番熱鬧。

李先生也散了學，時常出去，找些同鄉同年聚談消遣。到了除夕這一天，聘才、元茂在書房悶坐，大有作客淒涼之感。少頃，子玉出來對他二人說道：「昨日聽得王母舅於團拜那一日，格外備兩桌酒請我們，還有孫氏弟兄。」元茂道：「我是不去的，我又不是同鄉。」子玉道：「那不要緊，一來是王母舅單請我們的，又不與他們坐在一處；二來也是庸庵的意思，你若不去，就大家無趣了。」聘才笑道：「若果如此，那一天可以見著琴官的戲了。」子玉一笑，道：「我還有一點事。」說罷進去了。晚間李性全回來，進門時已見滿堂燈綵，照耀輝煌。望見大廳上，梅學士與夫人及子玉，圍著一群僕婦，在神像前上供。

急忙來到書房，見書房中也點著兩對紅燭、四盞素玻璃燈，元茂上前叩了頭。聘才也來辭歲，性全連忙還禮，即同了他們到老師、師母跟前辭歲，士燮擋住了。顏夫人即吩咐子玉出去叩賀先生，梅學士即領了子玉，來到書房，彼此賀畢，便擺上酒肴。

梅學士恭恭敬敬與性全斟了酒，性全連稱不敢；又要與聘才、元茂斟酒，聘才連忙接過酒杯，自己放好了，依次坐下。

士燮是個言方行矩的人，更配上那個李性全，席間無非講些修身立行，勉勵子玉的話。李元茂拘拘束束，菜也不敢吃，坐著好不難受。倒是聘才還能假充老實，學些迂腐的話，與他們談談。不多一會，也就散了席。梅學士又在外坐了一會，講了好些話，然後同了子玉進去。性全、元茂等亦各安寢，且待下回分解。